



一段有烙印的记忆

■ 吴翎

千禧年前后,我有一段在《市场星报》工作几年的经历。当时,它叫《安徽市场报》,刚刚划归到省发改委的信息中心,正在改版,以图更加贴近市场,关注安徽经济发展。那时候的《安徽市场报》位于红星路与舒城路交叉口,临街的几间房是广告部和发行部,里面的大厅是记者们的坐席,上午大都空着,他们都出去采访了,下午陆续回来,写稿、交稿。总编和编辑们在二楼楼上,后面的院内有一排平房,是打印、照排工作室。每天傍晚开始,这里最忙,因为十几个版面的几万字的输入、编排、美术设计要完成,入夜,等总编们审阅通过后,版面传送到印刷厂,连夜印刷,第二天一早报纸送到千家万户。

改版后的《安徽市场报》注重省内经济发展、市场动态的及时报道。那年,我去温州调研写的3000多字的报告文学,介绍了改革开放前沿城市温州的服装、鞋业发展情况,报社予以整版刊发。来自高校新闻专业的学子们不断地充实着报社的力量,省内外的大事、要事被采访和报道,在各地的读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小企业主,了解经济动态,提升自己经商能力与修养,都离不开《安徽市场报》。

2001年7月13日晚,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我们立刻联系了一家啤酒厂做了一条广告——“干杯,为北京! **啤酒祝贺北京申奥成功。”文字与意思非常契合。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我曾经采访过一位从四川泸州嫁到安徽无为的女子,在其丈夫缠绵病榻的数年,她都非常辛苦地劳作,为一双儿女读书挣钱。丈夫病逝以后,她外出打工的老板非良人,欺负她是一个瘦弱无力的单亲妈妈,她无奈之下向我求助,于是,我提笔再次报道了她的困境,很快有一位卖建材的老板,也是《安徽市场报》的忠实读者打来电话,请她去店里,帮他们夫妻以及伙计们做饭,接送他孩子上学。免费食宿,给的工资也是相当不错。后来,她曾抽空来报社看过我。见到她人长胖了,气色好,心情也好,我很高兴,这是媒体的舆论力量,也是报社在读者中的良好反应。

这几天,翻看了一些以前我在《安徽市场报》副刊上发表的一些文章,有二三十篇呢,这些都成了我加入安徽省作协的作品。那时候,写东西很快,都是手写稿。

2012年秋,胡适先生的族侄胡从先生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我毫不犹豫地推荐给了《市场星报》的编辑,并在适之先生去世50周年前夕发表。二十年过去了,但在《安徽市场报》的几年工作经历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与难得的经验,并在我的记忆里烙下了深刻印记。这些年,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市场星报》有了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而我也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起床后,打开《早读安徽》音频,收听过去24小时内所发生的大小事,甚至包括最后一条“健康提醒”。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祝福而立之年的《市场星报》,蓬勃发展,永立潮头。

披星戴月 我们都是“赶路人”

■ 蒋乃纯

人为什么活着?!这是台湾微电影《梦骑士》中最经典的一句。试想,如果一生中不被热情燃烧过,没有为理想奔赴过,那么,回首往事时该多么的孤独、寂寞。很有幸,来到《市场星报》,六年时光,无比难忘,奋斗燃烧亦幸福充盈。

2011年,我从政府转行媒体,来到新城市,开启新生活。那时,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周遭陌生的一切,更有对新职业的懵懂和适应。好在,星报大家庭迅速接纳了我,同事们也用耐心、包容、指导抚慰了我。于是,从策划工作开始,一点点学习,一点点融入,很快适应了“媒体人”这个陌生而新鲜的角色。彼时,省内都市报竞争激烈,网络媒体来势汹汹,各家媒体都在琢磨如何做好转型升级,应对网络冲击。

在此氛围影响下,我与同为策划部好友的何曙光一拍即合:从短视频下手!当即我们找到报社领导,并积极争取集团“翼基金”资助,在集团、报社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事兼好友凭心中单纯的执念:得短视频者得天下,开始了省内第一个做短视频的传统媒体——APG微电影工作室的创业。上网各种查找,才了解到微电影也叫微型电影,专门在新媒体平台播放,形式简单,短小精悍,碎片化的表达充分满足移动和短时休闲观看,每部几分钟到60分钟之间,7~15天完成,投资金额只需数万元甚至几千元,因此,有着“微时长”“微周期”“微投资”的特点。

通过多日策划讨论,挖掘到一对母子间真实的故事,我们的第一部作品瞄上报纸投递员,想记录报纸背后更多人的付出。然后,大家各自找门路,开始第一部作品《爱,不停》的创作。当时,合肥专做此类拍摄的人员很少,我们请来北京的导演朋友、话剧院的专业老师、热爱电影的婚庆拍摄朋友以及喜欢微电影的朋友。一群满腔热血的外行人,整整一个星期,白天上班,晚上开会,讨论如何写剧本、如何分镜头、如何对台词、如何剪后期,每天只睡二三个小时,如同打了鸡血似的狂热。然后,一通混搭操作,影片像模像样完成,并一举获得全省比赛三等奖。

第一部初战告捷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报社还专门开辟了微电影版面为我们提供对外宣传与合作。之后,我们根据本报记者报道的《一个老师七个娃》,创作了以乡村教师傅言明为背景的真实故事《微校》,表达城市老中青三代人的故事三部曲《我的奋斗》,音乐人许嵩为实现音乐梦想努力拼搏的故事《坚持向上的人生》,以及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小露一面的扶贫微电影《希望的田野》等,从省内大奖到国家奖项再到国际微电影金奖,越来越多的拍摄任务使队伍锻炼得愈发成熟,不断的获奖和优秀的作品也为微电影工作室积攒了好口碑。

2016年,我们应邀拍摄了微电影《星空下的篮架》,讲述合肥师范学院一位“姚基金”篮球志愿者代表到乡村支持少儿篮球队建设的故事。此片获得姚明认可,并于7月6日亲临合肥首映式现场。当巨大身高差的姚明躬身与我和小演员交流时,用了“很惊喜”表达了对片子的喜欢,令他没想到的是,来自安徽的拍摄队伍,在那么有限的时间内制作了这样一部有意义和精彩的微电影。随即,姚明带着片子参加了全球XIN公益大会,并在现场向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李连杰等到场嘉宾现场播放推荐。

虽然由于工作调整调离报社,但这段APG微电影工作室的创业经历却毕生难忘。古人云:三十而立。市场星报的三十年,斗转星移,筚路蓝缕。三十年间,无数人聚聚散散,来来去去,但每一个星报人都曾如夜星般或点亮或无闻或默隐在三十年间的日夜长河,发光的发光,发热的发热,茫茫静夜,用自己的微光照亮报社的前行。

十年成长 一路蜕变

■ 沈娟娟

与新闻的缘分始于高考考场外的一次采访,彼时,还在考场内奋笔疾书的我还不知道“话痨”老爸跟蹲点的记者聊得不亦乐乎,于是,还没等我高考结束,报纸上就出现了记者采访我爸爸的话:“她说自己想考新闻,以后想当记者。”在此之前,我对填报志愿还是一头雾水,直到班主任根据我的估分建议我报考安徽大学,又一打听,安徽大学英语、国贸、新闻等专业都不错,“新闻”就这样变成了我的高考志愿。

理想很丰满,可现实很骨感,2008年毕业季,因为传统媒体记者饱和,迟迟没有进入报纸这个想象中的“新闻圣殿”,直到2009年下半年市场星报为更名改版而招兵买马时,我心中的新闻理想一下子被点燃了。就这样,原来对报纸的认知停留在课本上,直到进入市场星报,才发现采访、编辑、照排、校对、广告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制度及流程,环环相扣,最终将一份报纸呈现在普通读者的面前,每一个字的后面都承载着无数人的辛苦和汗水。

与市场星报的缘分眨眼已经十余年,我把脉过各种市场动向,暗访过黑市场,参加过各种政府层面的发布会,也将采访的视角对准过很多普通的老百姓,帮他们说出心中的诉求和愿望。回想这么多年的记者经历,充斥在我心中最多的几个词是速度、责任和转型。

速度。之前一直认为突发新闻拼的是速度,现实并不如此,在全媒体的时代,人人都是记录者,人人都是传播者,记者要做的一定是把第一手的信息传播到网络、微博、微信等各种渠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差一分钟,传播效果也相差甚远。至今仍然记得,刚开始的那几年,背着沉重的电脑挤公交去开一天的会,中午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整理上午的录音,晚上开完会去别人办公室写稿子直接送审,再坐公交车回家,周而复始,奇怪的是,那时候并没有感觉到半点疲惫,反而充满了干劲,觉得能把自己获知的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出去,或者用自己的想法为大家解读新政策、新办法,这就是我每天的动力,也让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新鲜的。直到今天,我的女儿经常跟我聊天的开场是:“妈妈,你今天去采访什么了?有什么好玩的吗?”所以,我经常把在采访过程中遇到的新鲜事、趣事分享给妈妈,成为母女间一种独有的沟通方式。

责任。我觉得,媒体的肩上是责任的,而且还不完全是传播信息的责任,在市场星报供职的过程中,我愈加发现,这种责任是复合型的责任,要将最新鲜的信息传播出去,要倾听普通人的需求,要为普通人排忧解难,要成为一部分的良师益友和精神寄托……总之,我们做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一份事业,承担的是一种社会责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有责任是压力,也应该成为不断成长的动力。

转型。这是我在市场星报的十余年体会最深的一个词了,报纸已经不仅仅是一张报纸,而是一个全媒体产品,记者也不只是一个文字的撰写者,还要会拍摄、会策划、会组织活动、会写方案……的确,在传统媒体生存日益艰难的今天,不破茧成蝶就只能沉默灭亡。我亲眼看到报纸已经成了一个羽翼丰满的平台,不仅能传播最权威最新鲜的咨询,能执行最细致周到的活动,还能利用自身的优势帮助更多单位的宣传工作做“加法”,我为自己是其中的一员而无比自豪。

当时《市场星报》更名改版时出生的“星娃娃”已经长成了鲜衣怒马的少年,挥洒着无尽的青春与汗水,而我还将继续在《市场星报》书写着我的人生和未来。